

夙昔我今歸來時事叵測登君之堂君就寃窳猿  
鶴悲鳴松筠改色人生如夢百年瞬息逝者如斯  
能不痛惻所嗟閭里舉目蕭條虐熾之後沴氣未  
消歲逢其厄殲我故交君素達生揮手雲霄迴瞻  
衡宇蕙帳飄颻誰爲携手以遊以遨酌我清醕陰  
風颯起君知我歸躍然以喜靈爽如生長歌蒿里

祭龐子儀文

於乎子儀自君之少也吾嘗識其眉宇已迥出乎  
人羣至讀其文章必青雲之早驟顧居非仁里屢

歷艱危生有剛腸致滋多口故不知君者謂君心  
多厚防事疑匿怨沉沉而處若抱孤憤于世者常  
不能忍人之所易忍而知君者謂君有難必排有  
窮必恤子子而行意氣之所憑決亦能爲人之所  
不肯爲昔在京師館之家塾時時晤語亦復綢繆  
老莊談空申韓執有是非無常各從其志而何鄉  
人之終不能諒君也暨乎晚達數也實奇青氈匪  
榮而一官無再遷之望桑榆可樂而二豎有必驗  
之災遂致斗粟謠興而閱牆隙起薤歌聲斷而飲

恨終天君雖欲以自白而漠漠九原日光之所不  
至矣豈造物者必欲齧君而至是耶抑君之必欲  
自齧而故塞其天稟之聰明薄其天與之富貴耶  
是皆物理之不可究詰而陳牲于几酌酒于庭聊  
以攄吾以居送往之情耳君如有知其思吾言而  
鑒吾誠否耶

祭陳抱貞文

惟君峻嶒骨相精敏才諳何大官老壽之不可致  
而君竟止于斯耶邈山川之伊阻瞻旅櫬之淒其  
在韓退之有言自古莫不然以君之未可以然而  
然而丹旌在望吾安得不感愴而歎歎當其花封  
再試已困鹽車及夫重罹讒構左擯醜司策孤轅  
以獨往羞五斗之斲糜顧閒曹無所事事而壯心  
之耗乃不能無藉於家姬人謂君偶犯少年之戒  
遂弁棄乎不貲之軀昔江州司馬未忍輕別乎楊  
枝而子瞻之謫儋耳亦携朝雲以自隨彼二君子  
皆所謂有託而逃焉者而君之畢命于棲卑也固  
恒人之所謂而賢達者了不以爲疑大都窮通有

數生滅有期凡今之人疇不垂涎于台鼎疇不引  
領於期頤若夫造物忌盈決不容於多取而群生  
擾擾徒自溷于貪痴矧也問君之官業旣承乎四  
命問君之壽又已進衰于逾耆而將來二惠所以  
嗣君之後者復趾美而駢徽然則君尚何求于世  
而身隨化往肯愛恡于埃壒之斯須而余猶致辭  
于一杯者蓋展故人束芻之敬而昊天罔極亦以  
攄孝子悠悠未盡之私

祭孟承文

於乎孟君其止是乎惟天降割迺在廉夫園則九  
重莫之叫呼惟君有卓然之志有偉然之軀遡家  
聲之清白矢冰蘊以不渝當海濱之多盜伏隱患  
於萑苻慨前政之姑息民不得保其袴襦君來任  
職夙夜馳驅雖懸魚聽事毋敢翫法而不劇不矯  
豈專事乎剪屠故通邑受安枕之利而四郊多賣  
劍之徒政譽方騰於上下而蟾蜍已嗜其肌膚令  
孤兒忍剝股之痛而孝無所格赤子徧顛神之舉  
而誠無所孚整衣冠而危坐倏逍遙於帝都於乎

貪吏不可爲也或誤逃於國憲廉吏若可爲也翻  
橫罹乎鬼誅彼蒼茫茫烏知有無顏夭蹠壽俱與  
化徂第人心之不泯而停杵罷市者胡爲乎扳號  
慟哭於五達之衢則所謂可爲與不可爲較若桴  
鼓之相應而哀君之不祿者儼垂有位之型模余  
忝典刑之寄而歎息於循良之難遇不能不爲君  
而悲吁祁江之水清映冰壺君其酌之以卽長途

祭盧生文

往余讀書西隱禪寺盧君爲寺行者當祝髮初請  
揚可愛余特善焉暨余宦遊荆楚間君已脫袈裟  
聚有室家矣而躡余如故迄今戊子君年六十有  
七尚未有子比病脾劇余過視之則向余大慟而  
呼苦者三若私有所恨而不能言無何瞑矣寔是  
歲之八月五日也余惜其材之有用而傷其志之  
無成於其卒之十日載酒於壺列俎于席因爲文  
而酌之曰於乎君自童年逃俗歸禪空門棲托一  
去廿年逮君逾壯離禪反俗子無影遺訖于就木  
君反於俗自號夢醒醒耶夢耶竟未分明謂禪爲

夢厭是飄零藉今有悟世諦爲輕謂俗爲醒若解  
其醒生之不淑顛倒沉冥禪家傳性不傳共形形  
之不傳譬彼無生俗人傳形冀其繩繩苟不繩繩  
載髮爲僧以君聰明書翰琴奕多所旁通何理不  
晰乃乏金剛斬其嗣息天實爲之人亦作慝嫵婉  
之求枕荆藉棘老之將至疇營窀穸轉盼毗那懺  
悔何及奄其逝矣他人入室愛莫爲助媿與君暱  
幽憂之痛屈指匪一何物末芻能攄宿昔偈鏡相  
向其徒環立顧瞻靈席滂沱涕泣曷不展轉彼心

匪石

祭徐元化文

昔人有言千錢買鄰匪貴其鄰貴其爲人聖垂里  
訓擇必處仁吾家西遷舍與君比閭巷詩書實由  
君起當君未弁儼然稱師匪怒伊教子弟從之性  
本介持志亦矯厲腹笥詞鋒人人斂避策懦砭頑  
時聞風議我出君處兩無嫌猜牆東不遠適往適  
來同我婦子優哉優哉久困鹽車逢衣碌碌晚籍  
貢階對制輦轂吾官於京進取是勗君曰有命

渝則非福誰謂首蓓而非天祿抱氈於旋一去八年兩邦絃誦譽聞煥然謂嘗騰驟以攄素抱縱厄其遷亦宜歸老吾方在野俟君拂衣朝夕嫵婉惟君之依自我不見幾沾霜露廼見素旌倏焉在戶鄉淪耆舊士隕德程凡我宗黨杵不聞聲矧惟末契胡不涕零束芻之薦寧釋牽縈君之不死以續以似發未盡藏在其孫子

祭 誥封夫人潘年嫂施氏文

於乎中饋之良維家所倚始於成夫繼而啓子太姒敬姜方濟其美凡今之人疇獲其比矧於偕老詩人所侈於惟夫人誕景名族作配少保荷茲百祿少保微時雞鳴相勗英年通籍羔羊是祝司理召入臺端飛燭旋服大僚雄標山矗撫救方夏河漕兼督累奏膚功 帝眷攸屬誰其相之允資賢淑譽命孔嘉翟冠象服了無內顧雍雍肅肅室無二姬何歌樛木螽斯實繁詎惟旨蓄長君尤特早繩芳躅策足青雲羽儀式穀少保還朝西曹執法天下稱平動無少括偶有建明碎罹讒聒拂衣歸

田一室怡然舉案齊眉華髮駢肩庭堦萊彩奕奕  
翩翩將安將樂可卜終焉世緣未盡有隕自天  
帝思良弼猷念來宣夫勞于外婦勤其家一水盈  
盈渺隔天涯溘焉構疾忽爾升遐富貴壽考云胡  
可嗟惟輸一訣客淚如麻某與少保同舉庚戌義  
篤情深頗關休戚遙望寢門曷不御郵匍匐赴之  
勢所宜亟顧揣頽齡艱於出入遂負心期俛仰今  
昔明水一杯瀉我胸臆跪而陳詞庶其款格

祭侯恭人文

於乎婦人之職主饋在中道遵無違德稱有容自  
家昧孔晨之戒而世鮮樛木之風詩歌邦媛史載  
女宗於維恭人備美在躬秉家織嗇執禮溫恭佐  
我中丞奮踵願融追雞鳴之相警遡牛衣以泣窮  
閨門凜凜琴瑟雍雍瞻聖善之升聞來崇獎于褒  
封翟第斯皇聲望具隆感其表之難續思集慶于  
熙熊爰求淑女納於公宮膏沐是視甘苦與同既  
頻舉而不育展祈願以無從何歷歲之滋久而芝  
蘭之莫叢中丞遺疾驟徂而東粉榆可樂兩聖其

濛祭百身之難贖胡二豎之卒逢合殮未幾蕭牆  
蒙崇祀家作之式微婁孤悼之榮氣內翼姬媵外  
捍薑峰以迫以脅多懼多凶人命幾何溘焉告終  
所可痛者天心之降割所難避者骨肉之攢鋒於  
乎哀哉余之于公仕則同朝處則同里相知知心  
莫余為此惘訛言之忽構欲倒置乎冠履遂令良  
婦化為妬妻貞臣變為墨吏人口如川究何所止  
一夫剖肝諸宗切齒謂余有私天日可指雖訟言  
之繁與竟以利而終始世事糊塗大都如此念一  
奠之夕稽知中心之有俟薄拂几筵敬陳芳芷倘  
中丞之不昧偕恭人以款只

祭金孺人文

於乎天之福善世常謂其數之或然乃余默觀於  
無親之至理其為降鑒固無毫髮之少愆繫吾姨  
之生世與今日之歸泉何莫而非冲氣之聚散了  
不為苦惱之牽纏考其平生之素履疑得乎大易  
之其旋大都以利濟證果以慈悲結緣何一人非  
其所愛何一物非其所憐自內外疏戚之無間而

鰥寡榮獨之必先破凡世之疑礙允女中之聖賢  
故冢慶之積貴胄聯翩門楣之顯倩氏駢宣暨偕  
老之如願同望八以相嗚此豈非盛德之爲報而  
因以知天之所以爲天方冀大齊之伊邇而吾姨  
倏揮手而昇仙若其屬纊之際神爽愈鮮旣隨人  
而付囑似朗鏡之高懸卽平時未嘗一誦法華之  
語而燭知大事顧有得於佛氏之真詮是造物者  
更以宿慧畀吾姨而不亡之壽恍如續火於燈傳  
則吾姨亦何憾於塵界而親如吾黨又胡然而隕  
涕之漣漣蓋日月有盡而功德無邊其深仁厚澤  
已浸淫於人之肺腑而停杵巷哭者奚啻比屋之  
綿綿矧吾妻之受字比母氏之脫專則區區束芻  
之禮何足以布四體於靈筵嗚呼哀哉

祭馬夫人文

於乎配匹之際古人譬之琴瑟焉安和靜好偕老  
爲期所至願也乃一旦無祿早世則不敢與父母  
同戚而怛焉內割黯焉魂消讀潘安仁常應物悼  
亡之詩則忍涕而重傷之矣顧今夫人之從大將

軍也吾不知其生幾何年而大將軍方以妙齡專  
閫則計夫人之齒疑不相上下也何彼穠矣之日  
當遂溘然生薤露之感乎而嘉禾去吳淞又不五  
舍而逝卽等亡耳而復亡於客父母兄弟知無臨  
其含者其可傷抑又甚焉卽大將軍鷹揚虎視躍  
馬揮戈心雄萬夫堅于鐵石當夫苑翠晝榮則浮  
觴氣咽海波夜吼則歆枕夢迴方是之時卽有蒙  
莊不能爲之解維摩不能爲之主張矣矧夫人誕  
景名族玉潤金相言德駢輝工容具盛而大將軍  
故悅詩書而敦禮義蓋翹然士林之選也悼亡之  
作能無嗣響于潘帝二君子乎余嘗與大將軍纔  
一邂逅而歡如平生於夫人之訃義當扶杖而往  
一唁大將軍以撫其鬱結而自念衰足之日久矣  
力不能少効匍匐而姑以其文遣送寢門而痛夫  
人之薄祐也又酌之以絮酒儻九原可作能勿鑿  
歆之乎

祭李母程太宜人文

於乎人皆有婦壽相其夫以克而聖曰子將擇人

皆有母疇曷而予以高其門輝映桑梓於太宜人  
蚤歲述遺未笄而予伉儷則賢迄茲白首黽勉周  
旋諸難所集茹辛萬千勞於李氏餘六十年婦儀  
母訓曷之有愆贈公之生樛木廣嗣贈公之殆栢  
舟自誓蠲食麤衣勤劬慈懿家有五男伯也尤特  
鵲起盛時以楨王國熊丸之報施而卒獲伯既捐  
館門祚如冰宜人持之不震不崩詩書禮義轉裕  
後昆孫枝有藝屢舉雲蒸復始之業徵於再世聖  
善所培錫光如契人所難堪盛衰之際一德始終  
戩穀其逢少君文母毗美兼隆大齊至矣溘焉御  
風富貴壽考萬福攸同酌彼震軒飄魂恍惚通家  
之役以當膏秣

祭顧宜人文

於乎妃匹之合作之自天其間脩短數有或然偕  
老之歲齊眉之賢謂其不爽疇獲其全吁嗟宜人  
夙稟貞淑結褵慶門曷不雖肅逮事重閭惟勞之  
服色養伊何匪直旨蓄施於夫子雞鳴是勗夫子  
起家歛際其盛紛華滿前弗忉以競駁歷所至佐

其廉靜俾無內顧伉儷朗映旣膺翟帔門閥愈光  
布荆之德靡越其常鞠是兩髦以襄義方昔之往  
矣黽勉劬今之來矣庶幾晏康福履之報胡卒  
不酬奄榮二豎遂至彌留悼亡之感日月悠悠琴  
瑟在御傷彼好逑顧瞻蕙幃聞其涕流况也無年  
珠沉婺隕行道之人孰不興閔我交夫子悵焉心  
隱相去匪遙鬱其延領束芻爲唁惟誠之引敢云  
比玉靈兮歆省尚饗

祭沈三孀子文

於乎孺人之歸日月幾何琴瑟在御靜好安和人  
孰無婦賢者難冀我以為良神用是忌夫子之生  
夙罹閔凶諸艱萃之子焉藐躬風雨飄搖誰奠而  
室幸其有婦黽勉祇植女曰昧旦士曰雞鳴閑家  
績學交警以成載色載笑爰居爰處拮据持搯爨  
婉尔汝詎曰衾裯世德是求錫光之慶侍御所留  
胡不百年大寐無覺天實爲之非人所召悼內之  
感人生之常殲此淑媛尤世所傷嗚予何人侍御  
之友往締姻盟吾女速朽今哭孺人忍涕盈襟死

生存歿益疚予心酌我清酌營魂莫覩逝者如斯  
一瞬千古於乎尚饗

祭楊安人文

於乎與子偕老伉儷所期天作之合數也或奇矧  
惟淑媛神則忌之古來賢達悼亡有詩凡人之情  
以愛成悲吁嗟安人誕自名族閥閱家風曷不雖  
肅敬姜之訓勤儉恭穆歸於相門誠孝逾篤翁曰  
有婦姑曰以續朝夕問視匪直旨蓄於惟夫子燁  
燁名郎宜其家人相得益章雞鳴昧旦無失其常

官方閭則圭璧琳琅冀其誕育門祚益昌偶戕其  
胤但馬內傷以茲嬰疾二豎膏肓胡天不弔溘焉  
露霜人孰無偶拙者常久似茲蘭摧如同玉剖嬾  
婉無幾遂失良友旅櫬迢迢丹旒飄搖夫子將之  
暫辭于朝首立是卽行路蕭搔痛其無年疇不  
御恤憂喜同之余尤至戚爰酌一杯以寫哀臆人  
世浮漚等之瞬息貴其不朽以光窀穸尚饗

歸有園稿卷之十一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文編

雜著

塵諧 計二百四十四條

孔子不作宋儒翻有作義畫之上理本無像而贅  
著一〇

魯史春秋綱目亦春秋獲麟以來權何所託而譏  
評萬世

商以前相天下者實以天下勞之也故橫議不及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於阿衡

周以後相天下者似以天下富之也故流言遂起於姬旦

道統之說孔子不言也而言之孟子後儒衍之乃身其任以繼往開來

良知之說孔子未發也而發之孟子近儒摘之遂專其門以明心見性

自秦人坑儒之後純任法律故處士之橫議稍息於漢唐

自宋人講學以來錯解春秋故儒者之虛權反加於天子

典午乘魏弱而篡國黠檢乘周弱而篡國其後子孫夷狄之禍亦復相當

晉人以名理爲清談宋人以道學爲清談其間事功名實之殊要自有辨

西周以後有豪傑無聖賢凡學聖賢者常遺誦於豪傑

漢唐而降有才子無文人凡爲文人者僅可稱乎

才子

少年不以宋儒爲準則視規矩繩墨盡屬弁髦  
學者專以宋儒爲師則舉事業文章俱歸腐爛  
機有可乘則鄰姬束緼以救婦

勢有可脅則說士結鞶以下齊

水火盜賊之害必先橫被於孤貧

虛羸勞瘵之災大率淹纏乎貴介

滿人身上無處而非天逆之則凶順之則吉

盈天地間隨在而皆鬼信之則有不信則無

文字內爲一人而誣詆一人亦是平生口孽

官府中毀前任以阿諛後任頗宗術衎家風

春秋之書不見於魯論故傳聞互異能無起諸儒

之妄談

井田之法略述於軻書若井田一分寧不憂子孫  
之蕃衍

榮華富貴自造化而與之又自造化而奪之降鑒  
不差

功名事業由自己而成之又由自己而毀之始終

難保

療疾必始於庸醫而名醫繼之故收功甚易

選士必先於明者而盲者和之故知名不難

古之作者其人非君子也而能爲君子之言理明故也

今之作者其人非小人也而間作小人之語才短故也

雖貴爲卿相必有一篇極醜文字送歸林下

彈章

雖惡如檇杌必有一篇絕好文字送歸地下

墓志

以公門爲必不可遠者趨時士也但不當竿牘

節  
以公門爲必不可進者潔已士也但不當崖岸太高

心源未徹縱博綜羣籍徒號書廚

根氣不清雖誦說三乘只如木偶

物情貴貨遺貪得者要以爲厚利辭讓者藉以爲名高

官盛則近諛師荆者既不戒於前隨溫者復相繼

於後

遇沉沉不語之士切莫輸心

見悻悻自好之徒應須防口

睡去而神亦去縱有夢徵此心已不得自主

身盡而緣亦盡雖蒙果報來世又安能得知

六卿但知從政不知執政是以題覆屢至變更

有司但肯當官不肯做官是以施爲一切苟且

蘇卿持節而僅承屬國之典旌別自明

博陸赤誅而不廢麟閣之圖功罪大著

讀古書者做不得提學恐其用史漢以飾孔孟之

言

談道學者做不得提學恐其講良知以破傳註之

說

地下無衣食之身而臨絕者尤勤囑付

林下無冠裳之用而旣休者尚事誇張

一人孤立以在下者朋黨之勢成

六逆漸生爲居高者保持之念重

勢利太重只爲前輩自失典刑

關節盛行蓋因有司欲求報効

分以利昏故講五倫易行五倫難

情因欲蔽故虛四端有實四端無

有形之伎易知故梓匠輪輿高低自服

無形之伎難辨故星相風水勝負必爭

災禍從天降只怕窟頭

富貴逼人來須防絕板

若謂訾郎銅臭則張釋之爲廷尉之平

若謂任子乳腥則汲長孺係社稷之重

聽言語太濫則諸曹開無事生事之端

禁饋遺過嚴則大臣受以飽待饑之謗

廉吏之後不昌以冬行主斂

冤死之家有後爲天道好還

男子之力必勝於婦人若對悍妻其手自縛

父母之尊素加於卑幼使遇劣子其口常噤

歌邪尖削之容有目以扶之間可以得富貴不可

以享富貴

碩大充盈之相有骨以主之旣可以享富貴又可

以保富貴

容不必過美過美者福氣有限

相不可太陋太陋者心術可疑

官府之福相有關於地方

祖父之敦龐施及於孫子

世以不要錢爲痴人故苞苴塞路

世以不諛人爲遲貨故諂佞盈朝

侵虐僧家道家以至於樂戶全然出侮鰥寡之心

欺陵武官內官以及於宗藩亦竊不畏疆禦之迹

內臣之奴易使只靠鞭笞

寡婦之子難馴多因姑息

舉業文章書生雖以之發身不以之殉身何關職業

方書藥物醫者雖借之活人實借之活命難寄死生

逆氣所乘有時博忠諫之名有時賈殺身之禍

任情自放進則不勝其英雄退則不勝其憔悴

清虛之作如水磨楠癭自見光輝

剽襲之文如油漆盤盂終嫌氣息

子孫亦是衆生顧戀不可太深責備不可太重  
兄弟原同一體事親便至相讓分財便至相爭  
婦人識字多致誨淫

俗子通文終流健訟

傾橐而傳子難承養志之歡

繼世以同居漸有閭牆之隙

聰明或可傳世故良工之子爲箕良冶之子爲裘  
德性僅止其身故中也而養不中才也而養不才

隨緣皆可以乞食而剗刃於臂者意欲何求

凡業皆可營生而爲人淘園者鼻忘其臭

損有餘補不足天道也故虧盈而益謙

損不足補有餘人道也故弱肉而彊食

文自六經至七大家而精髓始盡事剽賊者除却  
兩頭

詩自三百篇至盛唐而風雅獨存逞浮夸者別爲  
一體

任重道遠取必於身故爲仁由己當仁不讓

隨俗習非必要其黨故姦須用介盜有把風  
爲文而使一世之人必不愛難要諛墓之金  
爲文而使一世之人必我愛亦似濫竽之體  
文中諸子其語不襲孔顏而默傳其命脉耳食者  
安知

昌黎大家其文不模史漢而自得其精神皮相者  
爲誦

衮衣玉帶不能御之以登床故雖有萬乘之尊肝  
榮而宵寂

狗馬音樂不能携之以入樞故雖有敵國之富目  
煖而心灰

敢捐軀死諫以犯人主之怒者孤注之一擲也  
借言事去國以希他日之用者暗積之雙陸也

饑寒所迫雖志士未免求人但求之有道

患難所臨卽聖人亦有死地顧死之有名

文士而閑騎射立致邊都

武人而耽翰墨卽階閭帥

喪心病狂生於熱極

擯眉酸鼻起於惡寒

兩猛必有一傷傷則思訟不如夷氣以持之

兩辯必有一屈屈則思忿不如居默以待之

婦人之悲其夫益爲之悲其悲方已

婦人之怒其夫轉爲之怒其怒可平

陰謀者道家所忌故陳平自揣其不昌

昧心者天理難容故箕子必欲人斂福

始皇之築長城秦之所以致亡也至今藉之以備

虜

叔孫之草綿最漢之所以爲陋也至今襲之以尊

君

人言肯恩者爲貴相則施恩之主坐受其學弓

或謂負債者必廉官則放債之人忍見其垂索

行酒令而必差者其人難與交若必不差者亦難

與交

當始仕而卽富者其人無可用若終不富者亦無

可用

孔子但欲爲乎東周而孟子以王道致齊梁之庸

主

孔子已不得乎狂狷而孟子以堯舜望食粟之曹  
交

楊墨若在孔門亦是成章之弟子

由求不聞聖訓終爲季氏之具臣

乘勢作威者如大人裝鬼臉以駭小兒背地則收

下

因事矯廉者如妓女當筵之不肯舉筋回家則亂  
吞

廉於大不廉於小碩鼠之貪畏也

廉於始不廉於終老虎之敦蹲也

窮措大危人主祀祀人之憂天

草野人說朝廷傳海頭之聖旨

訪察不行如暑月無雷霆積陰必致傷稼

刑誅或廢如冬天少霜霰纏疫更能死人

襴衫內挂數珠終非儒者氣象

書室中置算子亦是賈豎榮生

一手詰盜一手竊盜賊故前盜死而後盜生

一面懲姦一面窺姦婦故此姦伏而彼姦犯

上古之醫以一藥治一病故奏効如神

後世之醫以一方治一病故揣摩難準

魘魅魍魎雖能作祟必人氣弱而其鬼方靈

星相醫卜本以養身必鬼運通而其術始驗

當官廢法不如傀儡之登場

考較狗情不如鬪盤之輪撥

漢法太峻人情不堪是柱促而絃危也宮商猶在

元政不綱天道所厭是軫迂而徽慢也音調何存

致仕莫問其子少子猶難

取妾不謀於妻晚妻更忌

秦皇漢武唐宗雖非令主而大略英風能別開渾

沌

留侯武侯鄴侯雖非儒者而仙風道氣自不落塵

凡

政在中書權由已出少有臧否易於責成

名為閣老政在六卿稍見從違自難求備

前世宿緣祇憑口語從彼妄誣

前

後來證果如入夢魂安知好惡

男子好色如渴飲漿處富貴而能自決烈者猶有  
丈夫之氣

女子好色如熱乘涼居津要而漫無止足者是真  
妾婦之心

毛嬙之色誰不迷戀得倦始解

趙孟之貴最號濃郁到淡方休

一瀉一補醫之經也補而不瀉四肢必有臃腫之

虞

一張一弛治之紀也弛而不張三綱必有淪斲之

弊

善爲政者不令人怒怒而反之則災及其身

善爲政者不令人喜喜而溢之則凶於而國

耻惡衣食者未足議道

美其宮室者必損令名

呆子之患深於浪子以其終無轉智

昏官之害甚於貪官以其狼籍及人

近諛者如受蠱毒一中之而耳目必爲人移

務博者常被書痴一挾之而議論惟知已出

人主不可無明目達聰之資而明達太過則使下材無所容

人主不可無蔽明塞聰之具而蔽塞已甚則使正人無所用

以道學別爲一傳者宋史之訛也若挾孔子而私之矣何其隘也

以理學獨稱名臣者本朝之陋也若外佐介而小之矣何其淺也

大學十章管於好惡若痛癢不關何以劑量人物中庸一書本之中和若囂呶滿世何以調燮陰陽見十金而色變者不可以治一邑見百金而色變者不可以統三軍

顏隨勢改升降頓殊

氣逐時移盛衰立見

致仕官莫到縣裏去

老人家莫到衙裏去

蜂目豺聲知爲忍人性逐形生何謂皆善

歸有園集 文編卷之十一  
深山大澤必生龍蛇物以羣分何謂無種  
有讜論而後可以定國是國是不定何以秉鈞  
有遠識而後可以決大疑大疑不決何以壓衆  
以德感人不如以財聚人  
以言餌人不如以食化人  
吝者自能致富然一有事則爲過街之鼠  
俠者或致破家然一有事則爲百足之蟲  
以財賄遺人者常人之事  
以財賄許人者小人之事

爲文而專附帶名公者雖可以佞盲子而不能博  
智者之大觀

爲詩而故厚自誇詡者雖可以艷少年而不能當  
老成之一誦

炎涼之態處富貴者更甚於貧賤

嫉妬之念爲兄弟者或狠於外人

目凝而不動者中必腐爛

言遜而不出者內有淫邪

古於詞而不古於意其文直夏畦之學漢語

歸有園稿 文獻卷之七  
先定句而後方湊景其詩亦齋工之畫壽生  
狠暴之性可以藏貪

柔媚之資可以掩拙

凡中第者中一資質資質高則空疎可掩

凡作官者作一氣識氣識好則瑕疵難見

食色之性是良知也統觀人物而無間

食色之外無良知也必由學慮而始通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似矣假令易乳而食能

自識其親母乎

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似矣假令從幼出繼能  
自辨其親兄乎

無我之說佛氏之緒餘也聖人之學必本於推己  
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良知之說禪家之警效也聖人之學必始於見聞  
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

以笑迎人者淫佞之媒也

以苦告人者貪饒之囿也

素富貴行乎貧賤可以得名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一  
素貧賤行乎富貴可以得利

謙美德也過謙者多懷詐

默懿行也過默者或藏姦

凡人饋遺以辭而來以受而去

凡人報施寧令常負毋令盡償

喜以文字詈人者巫蠱之見也代人作呪咀而已  
喜以文字諛人者星相之術也爲人添福祿而已  
面而譽之不若背而譽之其人之感必深  
多而施之不若少而施之其人之欲易遂

淫奔之婦矯而爲尼

熱中之夫激而入道

藥能治小病不能治大病

學能助高明不能助凡近

兇人得志莫提貧賤之時

宕子成名必棄糟糠之婦

受業門生則門生聽先生之差使

投拜門生則先生聽門生之差使

奕碁擅國則奴隸可以升堂

歸有園稿  
文編卷之十一  
度曲絕倫雖士人夷爲優孟

起身早見客遲老人家之行徑

嘴頭肥眼孔淺窮措大之規模

當得意時須尋一條退路然後不死於安樂

當失意時須尋一條出路然後可生於憂患

富貴不隨達小以其無逐鹿妄行之心

功名必付狠人爲其有背水決戰之氣

暴發財主收買假骨董眼前已見糊塗

新科進士結識假山人日後必遭纏累

歸有園稿卷之十一 終

陳聘寫

朱四

歸有園稿卷之十二

文編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雜著

鏡戒 計二十七條

余解大宗伯歸至太倉王學士元馭稍為余不嫌  
 於當事者曰安有大臣去國一疏即允者乎余  
 曰此謨本音豫已授之當事者故擬 旨見遽  
 耳王領之不復出一語蓋疑余解嘲之詞也昔  
 晉謝奉免吏部尚書還東道遇謝安欲慰其失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歸有園稿卷之十二

文編

雜著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鏡戒 計二十七條

余解大宗伯歸至太倉王學士元馭稍為余不嫌  
 於當事者曰安有大臣去國一疏即允者乎余  
 曰此謨本音豫已授之當事者故擬 旨見遽  
 耳王領之不復出一語蓋疑余解嘲之詞也昔  
 晉謝奉免吏部尚書還東道遇謝安欲慰其失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官而奉輒引以它端雖信宿中途竟不言及此事古今人風度相去遠矣

嘉靖己未江西舉人袁貞吉己中會試是時世宗臨文多諱忌而禮部尚書爲哀鄉人恐其奏名時傷上心乃囑哀改姓爲袁袁與哀字畫相肖也晉嵇康本姓溪以上世避怨徙上虞移譙國銍縣銍有嵇山因改姓爲嵇嵇與溪聲音相近也此二事絕相類

晉王戎遭父喪義故致賻累數百萬戎悉不受史家傳之以爲美談江陵公之歸葬其父四方來賻者亦累數百萬江陵亦未嘗受卽祭文俱却之車載騾駝而歸者絡繹於道此江陵人所共見者第其奪情之舉見鄙於士論人遂并其不受者掩之而反謂其乘喪贖貨耳時河南崇府遣承奉趙某者來致奠賻江陵公子弟閉門而不納承奉老而顛因大詬其門曰汝家有幾閣老而敢抗親王耶卽於門外索火焚其所賣香楮而去

鄧攸避難棄已子而全弟子猶云弟沒而已存後  
更生子未可知也至過江取妾誤得其甥輒自  
哀恨終身不復畜妾余謂還其甥而重置妾於  
理原無防礙而乃既棄其子又自絕其生道不  
知當是時亦嘗念及其父母否人云天道無知  
使伯道無兒此豈由天乎江左地偏自來多索  
隱行恠之士若阮光祿有車人欲葬母欲借而  
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  
何以車爲遂焚之此亦是好名不可以爲訓

父子之間大都聰明可傳而德性不可傳惟聰明  
可傳故曰良子之子必善爲箕良治之子必善  
爲裘惟德性不可傳故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  
不才若中之子必中才之子必才又何待於養  
也劉太尉子真雅有志操後竟以二子贖貨免  
官人或病其不能訓導太尉曰吾之行事是其  
耳目所聞見而不倣效豈嚴訓所變耶此所謂  
養之而不中不才如故者也况督責之笞罵之  
乎若督責笞罵施於急功名者往往十中五六

矣何也投之以富貴之餌也烏得不上釣竿

離婚之事切不可輕舉卽古人七出之條惟淫最甚耳蓋爲世存夫綱不得不如此爲訓也自淫之外所隱忍者多矣晉王子敬病篤道家上章應首過以問于敬子敬曰吾平生無他過惟憶與郗家離婚耳蓋其時詔尚公王子敬第不能如宋弘之毅然也尚以爲易箠之悔乃今人短行稍不得意於其妻則誣以它事出之竟不知其何心也曾憶一措大中年斷絃取一室女歸

纔十六七不數月忽嫌其體氣斥還母家而更娶再醮之婦極其狠潑措大嘗自言吾一歲處館凡歸家十次被婦毆者九次其一次不毆者爲其前夫女納聘也後卒之嗣貧苦狼籍不可言豈亦有冥報乎

晉裴楷歲請梁趙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人或譏其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傳亦稱其平生取予任心毀譽不顧多此類今吳中士夫家有賓客滿堂衣之食之

津贈之無算者然往往居間有司以爲助此似  
聞裴之風而興起者太倉王元美於貨不肯輕  
贖於人第賓客有投謁貴勢者常代爲先容之  
書求無不應元美名高故所向亦無不如意間  
或拂之元美漫置之不省乃余性則頗慕任達  
而特畏干人必不肯作書資士士以此不附余  
嘗謂元美真有菩提心時時以慈航渡人而余  
未免爲硜硜陋儒矣

人之廉濁自是天性非由矯得晉范宣家貧所居  
茆茨不完豫章太守殷羨欲爲改室宣固辭又  
嘗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旣遽減至  
一匹終不受已彊之受二丈爲婦作幃真南嚴  
冢宰清與余舊寮特相善嚴病末疾余欲遺盒  
候之度其不受遲迴二月度終不可已以家畜  
乾蔬餉之嚴終有難色余乃遺書敘所以不欲  
厚餉之故嚴始免受二器此與范宣何異京師  
傳言以太宗伯餽人乾蔬以冢宰見乾蔬之饋  
俱迥出流品

陶士衡臨終上表深以石虎李雄未滅爲恨復願  
遴選代人遵成志業而不舉何人可代亦稱深  
識蓋脫不得人則負蓋棺之悔何時而已近江  
陵疾篤上札問所欲言乃疏薦新昌等六人  
江陵既歿上卽以所薦首二人宣麻爰立中  
外始闕然以江陵賣主而後之言者悉以之爲  
口實其疏之真僞余不得而知第其生前極慎  
許可豈有一疏而薦至六人也且嘗對余言以  
禮部之不振久矣而至新昌則復於衙門有染  
意甚恨之豈有以其所恨者不欲使之作尚書  
而翻薦之作輔臣乎卽臨終昏瞶不宜至此此  
其爲門下人詭視無疑也逮謄疏中書官周大  
圭赴鞫亦云未見江陵之面第得於某人手授  
者果符余見矣

犯夜之禁自昔有之王安期作東海郡捕及受書  
遲歸者殷淵源作揚州劉尹行日小欲晚則使  
左右取幙蓋其嚴如此余分察襄陽時城中多  
被竊告者紛紛余曰豈有兵憲所駐而令盜縱

橫無忌乃爾耶因訪其故蓋爲宗人多挈諸生  
夜飲必達曙始罷以是里門漫無鎖鑰而盜以  
富家爲外府矣余乃下令約定更後發炮三聲  
卽委巷俱閉有行者不問誰卽縛置冷舖明日  
送治於是諸宗人相戒不敢犯夜始猶稱不便  
其後行之一月鄉官劉侍御存義喜相賀曰使  
君此法幸毋替十年襄郡可使富也蓋夜飲之  
費不貲民間正苦宥子纏累耳

蘇武持節匈奴十九年始得歸國 朝廷以典屬

國優之至終其身不改其官蓋知其材止足以  
辦此而武亦以其官自安蓋漢世用人之法如  
是其嚴也嘉靖初年錄正德時諫南巡者惟醫  
士高鏊以謫戍故得陞御醫其它第復其官而  
已至隆慶登極後當事者始純尚虛名凡曾言  
事者不問其才之當否與其人之稱否卽畀以  
高貴之官如松江董某以嘗論劾嚴嵩 朝廷  
方欲以大司成處之而居家以贖貨故殺人無  
厭一夕爲羣盜所磔禍極慘酷名實之辨不可

不慎也去漢法遠矣

董侍郎之被磔也時江陵當國急盜之令甚嚴松江府官恐外盜殺之禍且及已乃縛其家人十二人置之極刑急成獄乘按院未至上之撫臺撫臺亦不復致審奏當至部時嚴尚書清覽其疏慘刻之甚卽欲朝廷批發行刑而詞中有侍女紫榴者因阻其夫人赴救亦以爲同謀當盜方磔人豈一婦人可救者耶此與佯僵棄酒事何異余在左堂始終不敢以其獄爲是而嚴

執之更堅余曰按院不在而撫臺徑可以行刑耶嚴始疑於法有礙不得已姑駁按院成獄逮田侍御至重復研審則前十二人已出六人而紫榴始得免死古者議獄緩死不信然哉

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張子愛驢鳴此二事雖無礙於學問然皆孔子所不爲也若草以不除爲佳以驢之鳴必勝於他獸之鳴則二先生之迂僻亦甚矣豈其偶然應對人之辭乎乃國初儒者取而筆之性理之書不知於義何取也

貴常凌賤而賤亦能凌貴則滑吏奸胥是也長常狎少而少亦能狎長則美姝狡童是也智常給愚而愚亦能給智則星相風水之人是也

凡臉色之不可下者有三一曰勢人二曰名妓三曰說法宗師勢人下則威福易干名妓下則貨遺易盡宗師下則壇場易散

凡貧士之得入少年場者一曰技巧可以出衆器用資之二曰機辯可以辦事緩急賴之非是者其必酒量過人乎飲食之會不能廢之矣又外

此則白樂天有詩云不是倚官併託勢如何入得少年場

近世居官有三訣會客欲數寫書欲勤拜人欲早方稱達士居鄉有三訣言語必慎酒食必豐餽遺必實方謂善人

八珍雖美而入腹則不知其味九卿雖貴而還家則頓失其榮是故物來爲幻事過卽空奈何前美消矣而朶頤於後美者如故前榮失矣而求羨於餘榮者無窮

有故衣之鋪則綺繡滿街齊民之貧富莫辨有時  
文之肆則剽襲成風秀才之高低不辨有道學  
之壇場則家孔孟而戶程朱士大夫之賢否不  
辨

末世士大夫其居位如龍喜爲霖雨之滂沱怒爲  
冰雹之搏擊其居鄉如虎大可以吞牛羊小可  
以蝕蚊蚋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此萬世  
論性之標準後來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始

與孔子若有間矣而宋儒遂突生義理氣稟二  
性之說以曲護孟子性豈有二乎吾故曰宋儒  
第知有孟子而不能盡知孔子此之謂也易大  
傳一陰一陽之謂道此道字即天地之中無聲  
無臭而已至繼之則爲善猶繫於天而不着於  
人若成之則爲性矣成之云者猶言一成不變  
之謂也而仁知百姓始紛然而不齊矣此與孔  
子性相近之說最符合而義理氣質二性不知  
安放在何處

宋儒惟陳同父爲豪傑之士觀其與晦菴辯論以爲漢唐諸儒不當一筆塗倒使人俱習於腐爛無能之辭以盡費天下之實可謂朱子頂門一鍼矣而朱子之徒方極力攻之何其黨同伐異一至於此丘天下至南宋天子方屈膝虜庭爲臣子者正臥薪嘗膽之不暇而宴然日以正心誠意聚徒講論亦何救於國家敗軍殺將之耻蓋宋儒視言與事不相聯屬言而好聽可以博名高事而無實若於已無與者在孔子則無一言不實無一事推干聖學之晦非一日矣學者於此亦當猛省

堯張太監督備

顯陵時清慎謙和絕無貂璫之

習晚年歸老京師余在禮部以有舊識常過其家時張馮方敗余質其故張曰此二公如出一父母所生俱有力量俱有才幹當主少國疑之際二公內外夾持一時官府肅然可稱極治之朝但二公俱有欲所以功名不終耳主上登極時纔年十歲切不可利動之而二公則

常進珍玩以悅其心所以開其嗜好之端者已  
先不正而兩家後來俱遭籍沒馮至七十萬張  
惟七萬耳十年當國止於七萬亦不爲多也  
世宗爺入繼大統時佐張公公掌司禮監上  
一日欲觀內庫佐張曰爺欲觀內庫自有庫籍  
可檢何必屑屑勞聖躬也忠臣愛君必防其漸  
佐張得之矣惜乎二公見不到此故無恠乎自  
掇奇禍也此堯張之言殊有深識遠慮何謂內  
臣無人哉

丘司寇楫與余同年嘗雅欽其有志行自余爲襄  
陽丘方爲都掌科見其嘗發湖廣方巡撫某五  
兩之饋於朝方尋坐是敗官夫以五兩饋人  
原非賣官鬻爵之資此不過庸俗人行事耳饋  
而不受可也何必借此爲名高丘之淺鄙亦大  
槩可見矣聞其居鄉不敢受上司之禮而亦不  
肯還錢糧有司惡其好名則以其所不受之禮  
卽以之清官逋其索隱行恠之事每不足於士  
論而江陵當國丘方在告必不肯起其官而後

來乘其敗覆之遂極慘烈丘之子亦嘗中進士  
旋亦夭歿豈非天道好還之報乎而丘竟乏嗣  
纔完江陵勘事而丘不起矣

漢書向子平婚嫁既畢謂其家人曰今日譬如我  
死遂去遊五嶽不返矣夫五嶽之遊豈必待婚  
嫁已畢而後償其志哉假令其有晚年子女之  
累其債不得早完則五嶽之興將隨身而歿乎  
非也向平之語見人生世間直至死日方閑故  
設爲遊嶽之詞以悟終迷不復者耳不然獨夫  
之力必不能辦遊岳之具而或謂向平爲仙者  
流是以詞害意也

聖人之言言在事內無一不近裏着已宋儒之言  
言在事外所以紛紛饒舌多落在空虛無用之  
地

伊尹放太甲之文不見於書經其遷之於桐亦遵  
古諒陰之制惟予不狎於不順一語爲後世放  
君公案大都幼冲之主豈能事事循理尹有父  
師之責不得不以此切責之耳若孟子謂其顛

覆湯之典刑太甲未嘗一日居位湯之典刑何  
從而顛覆之也他日孟子答放太甲之問更不  
辯其事之有無而直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  
尹之志則篡也此戰國尊臣卑君氣習然孟子  
猶居客卿之位故其言如此若天下一統豈容  
人臣爭坐講之禮而伊川曰吾以庶人見上當  
以道自重不知道是何物君臣卽道也豈道是  
道而君臣非道耶

霍光廢昏立明此乃千古創見之事實知伊尹未  
曾放君也故問人曰古有此事否夫廢一君立  
一君在他人無此力量未免倉皇失措而霍光  
處之能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此非振  
古之豪傑乎而宋儒顧謂其不學無術此豈不  
學無術者所能辦也其後來陰妻邪謀亦人生  
意外業緣不可以此罪光也而麒麟之圖故在  
此又漢世之公論度越近世遠矣

學無游者所踰也其對來朝妻亦入主  
古之衰謝乎而來謝醜其不學無游此豈不  
處之捐不煙聲也詎天下然泰山之安此非亦  
一昏耳此入無此度量未免皇夫詎而罪夫  
曾然吾也姑問人曰古有此事否夫也一昏立

歸有園稿卷之十三

文編

雜著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嘉定縣申請鄉賢殷方齋先生入祠狀

天資醇樸器宇宏深博極群書能下上古今而口  
授弟子辯析疑義則取裁朱陸而學溯淵源事後  
母曲得其歡心而父安其孝處幼弟盡讓其私產  
而人以為難起居有常朝夕儼如泥塑步趨不苟  
威儀動是法程平生肯食一言鄉評視為著蔡到

學無游昔所踰雖也其對來創妻亦集衣入主  
古之囊辮平而求謝醴醕其不學無游此豈不  
處之指不煙聲也詎天下然泰山之安此非亦  
一昏耳此入無此也量未與會皇夫詎而罪夫  
曾然吾也姑問人曰古有此事否夫也一昏立

歸有園稿卷之十三

文編

雜著

吳郡徐學謨叔明著

嘉定縣申請鄉賢殷方齋先生入祠狀

天資醇樸器宇宏深博極群書能下上古今而口  
授弟子辯析疑義則取裁朱陸而學溯淵源事後  
母曲得其歡心而父安其孝處幼弟盡讓其私產  
而人以為難起居有常朝夕儼如泥塑步趨不苟  
威儀動是法程平生肯食一言鄉評視為著蔡到

歸有園稿  
老不親二色屋漏可對神明門生多至顯融不忘  
其教郡守遵爲更老嘗式其廬雖伎薄雕蟲文章  
或不足以眩世而神搖蠹素經術自能以淑人一  
代真儒宜俎豆於聖人之側三吳名德庶著存乎  
賢者之風屢舉鄉賢未蒙批示

嘉定縣申請開河狀

切照本縣設居邊海地勢亢瘠本爲沙聚之區而  
縣中水利又無長川大河爲之宣洩惟貫縣治而  
東西者有練祁塘二條貫縣治而南北者有橫瀝  
河二條股注於私港旁達於四鄉二十七都之間  
農人專倚之以爲灌溉彼因各港水道淺狹畜瀦  
不多兼之潮汐往來渾泥易淀日以分計月以寸  
計歲以尺計嘉靖以來疏浚不時年復一年寢成  
平陸旱無所辱滂無所洩民間種作悉皆待命於  
天以故十歲九荒道殣相屬即有可耕之地而無  
可耕之人即有可耕之人而無可耕之時無怪乎  
荒蕪日積而錢糧無處措辦也近蒙本院俯念民  
艱時下督浚之令亦已嚴切有司奔走奉命躬荷

畚插之役非不勤苦顧河工甚鉅財力浩繁欲索  
之於帑藏則積貯故虛徒責之餓殍則鞭笞難用  
以故率作之日僅能撩淺而一雨之後旋復壅淤  
心已至而事不成民徒勞而功不就此無他指空  
釜而乞糜知不能得之巧媳也失今不爲大破常  
格悉心區處恐將來四野嗷嗷必無兆豐之望而  
嘉定終爲虛邑矣矧夫吳中水利太湖居其上流  
而以大海爲歸虛之壑若海道不治而求湖水之  
不泛濫不可得也即如萬曆七八年間一驗之淫

潦彌旬而崑山以上俱成巨浸矣蓋下流之河已  
如岡而如阜而上流之田能不爲塹而爲谷乎故  
嘉定之水利不通其害有不止於嘉定者譬之人  
身病伏於膏肓而神悴於面目瘵人者知其顯而  
不知其微迺徒治其標而不思治其本固未有能  
濟者也然則欲治全吳之水利者舍嘉定入海之  
道奚所用力哉伏望洞察利害之原深惟先後之  
務專委公正云

嘉定縣申報水災狀

本年六月十一日據本縣鄉宦舉監生員及第一等都糧塘里老等呈稱本縣故稱沙瘠種植本難加以近年海道不通河流易淤自萬曆九十十一十二等年連遭水患饑饉荐臻餓死逃亡幾不成邑幸蒙撫按奏議改折漕糧得免兌軍之苦勉鋤荒穢舊歲稍收然殘喘雖延瘡痍未復止望今歲仰給秋成不意五月二十七日起至六月初三日止大雨如注晝夜不休平地水高騰至數尺遂成巨浸蕩折無餘向年之營巢而處不火而食又見於今日矣迺天未厭禍雨猶不止况值潮汐之期水勢愈湧花稻嫩芽盡行淹沒兼之初十日夜颶風大作拔木揚波即有微露根荻衝飄如掃昏墊之烈未有甚於此時也哭天無路能不摧心爲此謹冒死上陳伏乞體念轉達破格蠲卹等因據此案照先於本月初三日准本縣知縣熊 關稱五月內職奉文沿鄉丈荒回縣有在城保總稟稱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初三日靈雨不止倒塌公廨城垣沿鄉盡遭淹沒等情到縣已經備由通行申報